

梁鼎芬的風範

鯁直可愛頑固可笑

梁節庵是滿清的忠臣，我們如以現代眼光評論他，自然貶多於褒，然而，時代不同，不容一概而論的。

不過這位遺老，却是鯁直得可愛，頑固得可笑。晚近世風太壞，人心太險，人情太薄。所謂知識分子也者，大都是好話說盡了。……像節庵的孤忠傻氣，有些地方，真能夠起衰立懦，所以，他的風格，值得回憶的。

上奏痛陳李氏誤國

他是廣東番禺人，名鼎芬，字星海，節庵是他的別號，死後諡文忠。光緒六年成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時年二十四歲，在科第中可算是少年得志。

越法事起，北洋大臣李鴻章處理失當，朝野人士敢怒而不敢言，惟有這位少年翰林，初生之犢不怕虎，上奏痛陳李氏誤國罪狀，請朝廷明正典刑以謝天下，奉旨斥為妄奏，並降五級敘用。

他雖受此打擊，但他的直聲却震動朝野了。

康有爲填詞慰勉

南海康有爲聞他因彈劾權臣被黜，曾賦蝶戀花一闕以慰之，詞云：「記得珠簾初捲處，人倚闌干，被酒剛微醉，翠葉飄零秋自語，曉風吹墮橫塘路。墜粉零香，果是誰相誤，三十六陂飛細雨，明朝顏色難如故！」節庵和之，其下半闕有云：「……多謝詞人心太苦，儂自摧殘，豈被西風誤！昨夜明月今夜雨，人生那得長如故！」南海以落花比節庵，怨雉交融，一往情篤。即此小事，亦可見老輩風義之高了！

硬漢彈劾親王總督

人才終不埋沒的，張之洞聞到他的才學，聘爲廣雅書院講席、南京鍾山書院院長，後來偕至兩湖，參贊督府大計，又保薦他爲武昌知府，湖北按察使，布政使。未幾，奉旨入覲，他的優勁又來了，奏劾慶親王奕劻誤國，又彈劾直隸總督袁世凱。其劾袁文有曰：「世凱權陰邁衆，城府阻深，能陷人，又能用人，私黨滿布京津，狼抗朝列，虎步京師。臣不敢自愛其官職，並不自愛其性命，但有一日之官，即盡一日之心，言盡有淚，淚盡有血。……」這種不怕死的優勁，古今能有幾人？民國行憲後，所謂民意代表，監察委員，都是只拍蒼蠅，不打老虎，而梁遺老專在老

虎口上伸拳頭，可謂天下硬漢。

生死忠義一代忠臣

節庵得罪親王、大臣，只有狼狽而歸。迨至兩宮升遐，他萬里奔喪，痛哭回里，第二年張之洞逝世，他又奔至京都，親送張靈回籍安葬。此種生死忠義，求之於近代確不多見。

清廷遜位後，他奏請留守陵寢，奉旨，在毓慶宮行走。每次入宮請安，太監例索門包四兩，方允通報。有好事者嘗賦詩嘲他云：「一律夷齊去做官，首陽微蕨采難完。忠臣要算梁星海，四兩門包請聖安。」這雖是一時的笑話，但較之翻雲覆雨，二三其德的東西，高明多多哩。

張勳復辟事起，他以爲機會降臨了，日夜奔走籌劃，但大勢已去，斷無死灰復燃之理，他連勞帶憤，一病而卒，完成滿清一代的忠臣。

留意地方古蹟文獻

又甚留意於地方古蹟文獻。我最近偶然在古董鋪間，購得此老手札一通，啟事四葉。手札是爲王可莊（仁堪）病故，他寫給兩個學生，江道辰、伍鍾萃的信，說明王可莊身後蕭條。函內有言：「……十月二十日子時，王蘇州竟以急疾不救，傷何可言！昨到蘇州，入門撫棺，聲淚出臆。追思生平，彌用愴痛……純懿之士，瞑而不返，行路太

息，矧在親知！又囊無一錢，里無一椽，白頭童齒，何以過日？往年主考吾鄉，得士至多，爲數十科所未有，其時，僕在講席。可莊出聞語余曰：自閱卷之日起，未嘗四鼓睡也。校閱勤苦，實所罕見。……吾鄉風俗尙義，篤於師友。尙希厚集群力。爲送死養生之計。……」生死之際，始見交情，此老篤於風義，求之於近代，又不多見的。原札用「小玲瓏」信箋寫的，共計八頁，信手拈來，遒媚勁健，可與爭坐位帖，先後媲美。

啟事，是爲興修地方古蹟，與葉佩珩、吳道鎔、梁肇修、蘇元瑞、易學清、汪兆鏞（兆鏞）等三十人聯銜。原啟首言：「月之十三日下午一點鐘至三點鐘，同人集三大忠祠南園議事。」緊接列舉越秀山三君祠祀，並加註曰：「虞韓蘇三君，以典我廣東文學也。今年有某人於祠內設番菜館，腥污不治，鼎芬致書澤棠，請丁使逐出停止，還舊觀。」

次又提海珠寺，亦加註曰：「祀建李忠簡公祠，以勵我廣東氣節也。前明國朝，勝流文宴，往往集此，匪獨怡情流水，實亦景仰高山。近年祠爲水師營所有，鼎芬致書李軍門，允歸回紳士料理……。」啟事共計四頁，用朱箋寫的，工整嫺媚，無一懈筆。足見老輩治事之誠，雖區區小啟，亦絲毫不苟，真值得欽佩的。

以上十二頁遺墨，俱有關廣東文獻，藏在我處，不過作文字上欣賞。有朝一日，大陸重光，廣東文獻機構成立，我或可慨然捐獻哩！